

赵绍琴百年诞辰纪念丛书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主编

赵绍琴

医学文集

赵绍琴 著



学苑出版社



赵绍琴百年诞辰纪念丛书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主编

赵绍琴

赵绍琴

医学文集



赵绍琴 著

赵利华

赵爱华

赵民华

整理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绍琴医学文集 / 赵绍琴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5077-5516-9

I. ①赵… II. ①赵… III. ①中国医药学-文集 IV. ①R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1872 号

责任编辑: 付国英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ress@163.com

电 话: 010-67603091(总编室)、67601101(销售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市京宇印刷厂

开本尺寸: 787×1092 1/16

印 张: 39

字 数: 6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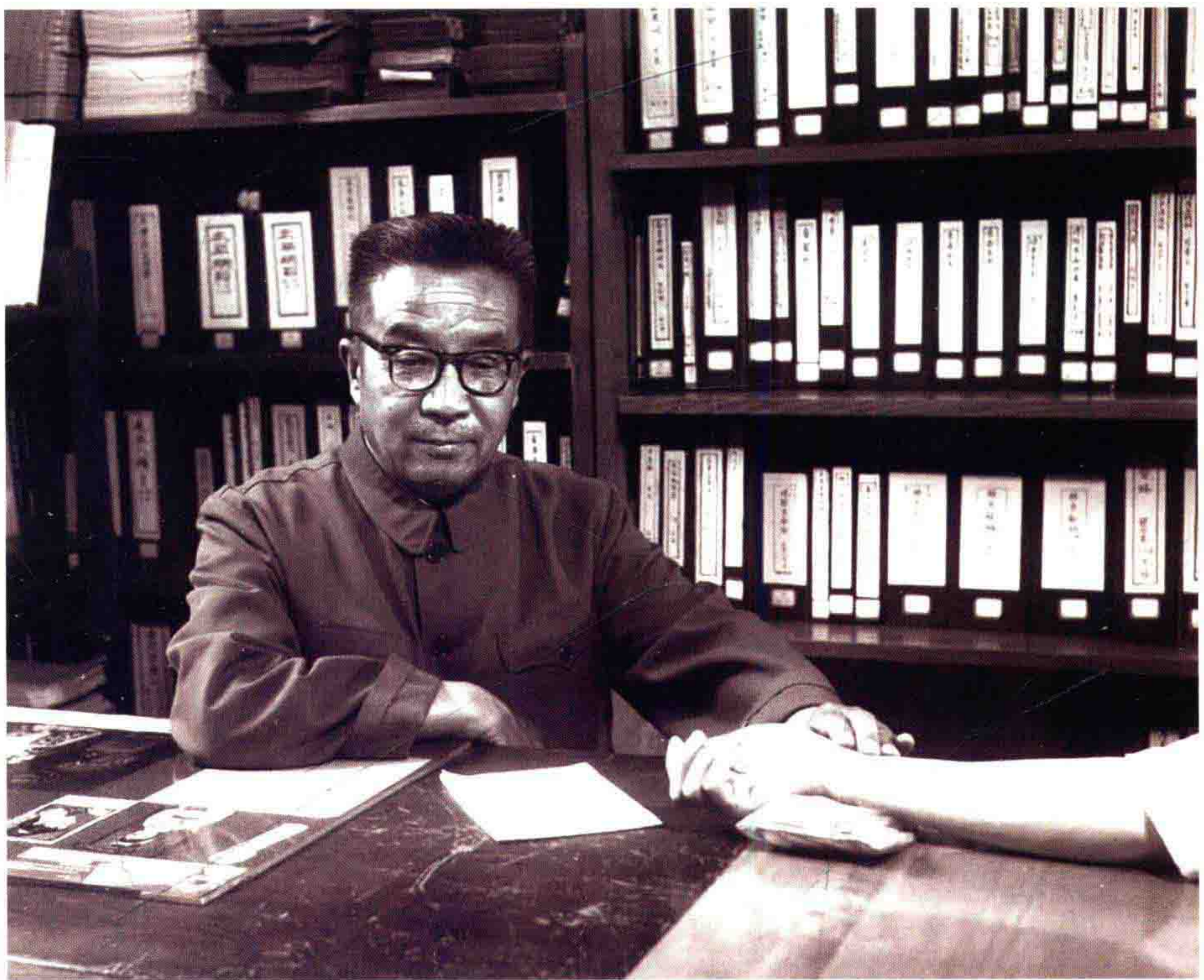
定 价: 248.00 元



赵绍琴先生像



为萧乾诊脉



在教研室为患者诊脉



与患者亲切交谈



孜孜不倦

赵绍琴百年诞辰纪念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编 北京中医药大学

编委 王洪图 艾 军 刘 鹏 杨连柱

李刘坤 邱建荣 邱模炎 何志勇

何艳秋 辛松峰 宋乃光 张征宇

张晓阳 陈长生 林志南 林俊宏

林 殷 周长虹 周 群 郑建功

赵女贞子 赵民华 赵利华 赵爱华

赵崇学 钟孟良 殷晓明 彭建中

谢 路

永恒的纪念

(代前言)

一、怀念——我心中的一盏灯

2001年1月30日，恩师赵绍琴先生与世长辞。先生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先生的教诲我时时铭记在心，先生的精神和风范指引着我在中医的大道上奋进前行。冥冥之中，先生那熟悉的身影犹在我眼前闪过；茫茫人海，先生的音容笑貌仍在我脑海里定格。纵然斗转星移，逝者如斯，先生依然和他的病人在一起，依然和他的弟子在一起，依然和他所钟爱的中医药事业在一起。回顾我追随先生十余年的时光，所经所历，宛如昨天一般。

我是在1984年从学于先生的。那年春天，先生给研究生讲授温病学。先生讲课与众不同，不用教材，也无讲稿，娓娓道来，出口成章，尽为书上不载之秘。我深深地为先生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和精辟的见解所折服。课后，我径直到门诊恳请先生允许我随师临床学习。当时，我并不是先生门下的研究生，也许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吧，先生破例收下了我这个编外弟子。从此，我得以追随先生，侍诊左右，不间寒暑者十余年，目睹先生起沉痾、愈顽疾，救人无算。三指脉诊辨病源，数味草药可回生，中医之神奇功效在先生的临床实践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先生是三代御医之后，既承传家学，又得汪逢春、韩一斋、瞿文楼等多位名医真传，医技精湛，疗效卓著，临床长于诊脉、观色、察舌、聆声，四诊合参，见微知著。一患者腹泻数年，诸医均作脾肾虚治，遍尝健脾补肾之剂，然无效。先生诊之，立法清肝泻火，与诸医治法大相径庭。弟子询其故，先生曰：形瘦色苍，木形人也；目光炯炯，肝之盛也；声厉性急，火之旺也；脉弦盛于两关，木旺乘土之征也；况泻势急迫，不容稍缓，经言“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此之谓也，何必拘泥于久泻必虚之说耶！遂处以葛根芩连汤加减，三剂即愈。

先生精于用药，处方药味少，分量轻，疗效好，一般处方不过六七味，却能立见功效。用一句“于平淡处见神奇”来形容，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先生友人之妻旅居美国，因产后尿潴留住院治疗半月余，花费美金逾万，仍靠

导尿度日。不得已，友人打越洋电话向先生求救，先生沉思片刻，口授一方，用紫苏叶适量，开水浸泡，代茶饮，不拘时。友人妻如法用之，数日后恢复自主排尿，痊愈出院。20世纪60年代初，已故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曾在一檀香扇面上亲笔书题“平正轻灵”赠予先生，赞誉其高超之医技，真可谓名副其实。

先生擅长救治急重危证，有力挽狂澜之功、起死回生之效。一小儿患病毒性脑炎昏迷数日不醒，邀先生会诊，先生处以宣肺展气、疏调气机之剂。服药半剂，是夜患儿解黑臭粪便甚多，旋即热退神清，自此向愈。20世纪60年代初，原中国画院院长王雪涛80岁时患重症肺感染，高热神昏，一日下数次病危通知，医院应家属要求请先生会诊。先生用温病透热转气之法，使患者迅速转危为安。王老先生痊愈后拿起搁置已久的画笔，作绝笔一幅，题名“喜鹊登枝”，赠予先生，以表感谢。

先生一生所恪守的是中医的传统和特色，一生所追求的是中医学学术发展和创新。先生所提出的“温病卫分证不可言表、不可解表，只可辛凉清解”的观点已被全国统编教材所采纳；先生关于脉学的真知灼见——四部诊脉法和新八纲领脉分类法，是对传统脉学的新发展；先生晚年全身心地致力慢性肾病的临床研究，独创以凉血化瘀配合控制饮食和运动锻炼的综合治疗方法，救治了大量难治性肾病患者，诸如肾衰、尿毒症患者，甚至血液透析者和肾移植后发生排异反应的患者，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充分展现了中医药治疗疑难病的巨大潜力。

先生医德高尚，心存仁慈，以普救生灵为己任，时刻把病人的疾苦放在心上。先生常常教诲弟子：病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作为医生应以真情相待。凡有病痛前来求治者，先生不问贵贱贫富，一视同仁，精心调治。每逢先生应诊，慕名而来的患者蜂拥而至，候诊费时颇多。遇有急、危、重病患者，或老、弱、残、幼者，先生必定关照他们提前就诊；时有腿脚不便、高龄老人，或病重不能上楼者，先生必亲自下楼为其诊脉；遇有重病患者乘坐出租前来，或适逢雨雪交加，先生唯恐患者受累而致病情加重，总是让病人在车中静候，自己则顶风冒雨到车中为其诊治。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令人难忘。先生用自己的一举一动彰显了一位苍生大医的风范。

先生仪表堂堂，宽裕汪汪。无论何人，面对先生，无不肃然起敬又倍感亲切。每逢应诊，先生正襟危坐于中，弟子依次环列于侧，诊脉、察色、验舌、指证，有条不紊；论病、立法、处方、遣药，一气呵成。先生诊毕，朗朗口述，抑扬顿挫，工整对仗，如同句斟字酌一般；弟子们洗耳恭听，下笔如飞，精心照录；病人则满怀期待，静候于旁。随先生侍诊是一种享受，是

在一种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色氛围中去感受中医魅力，在潜移默化中增长学识，得到升华。诊余闲暇，先生常常与弟子围坐一堂，剖析病案，讲习医理，指点迷津。先生曾与众弟子有约，待他日闲暇，当率众弟子同游昆明湖，泛舟碧波上，谈古论今，析疑问难，师徒同乐，何快如之！惜乎先生已仙逝，夙愿何日能再圆！

先生一生所牵挂的是病人，一生所追求的是中医学术发展和中医人才培养。在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先生多次为发展中医事业献计献策，为中医人才培养大声疾呼。1990年，先生作为首批师带徒的名老中医药专家，完全可以按照国家的优惠政策在其子女中选择学术继承人，但先生没有这样做，而是严格按照选拔条件在其学生中进行挑选。真正的博大胸怀，真正的光明磊落，真正的坦荡无私，真正的古今少有。先生把参加北京人民大会堂拜师的机会和荣耀给了我，同时也把传承先生宝贵学术经验的重任交付于我，先生的一片公心苍天可鉴，先生的深情厚意我心最知。回忆跟师十余年，先生对我，诚信相待，关爱有加，倾囊相授。师恩如山，无以为报，唯有将先生所传授的宝贵经验发扬光大，造福人类，以慰先生在天之灵，以表弟子永恒怀念之心。

先生是弟子心中的一盏灯，指引弟子在中医药大道上奋进前行。

二、传承——皇室御医和京城名医的传承者

2012年1月，正值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赵绍琴名家研究室编辑整理出版了《赵绍琴医学全集》，收录先生生前亲手厘定的八部著作，并举办了《赵绍琴医学全集》首发式暨赵绍琴学术思想研讨会。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中西医结合医学专家陈可冀教授全程与会，并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中医学家王永炎教授发来亲笔写就的贺信，其云：

赵绍琴先生真吾辈良师，熟谙经典，发煌古义，勤于临证，学验宏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之楷模。先生幼承庭训，襄参数位京城名师，可谓先贤引路、个人奋争而铸就苍生大医，为中医药事业谋求生存发展，所做奉献，至善至伟，值得吾辈铭刻在心而奋发图强。先生识证之精，重在理法，尤于脉理多所发微；先生论治，于遣药组方主张和合，用药清灵，屡获良效奇效，此为吾辈深化研究之领域。当重视传承先生之学说，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

传承前贤，创新发展，是先生对中医药学的两大贡献。就传承而言，先

生的条件得天独厚，先生的父亲文魁赵公是清末皇家太医院院使、20世纪20年代北京中医学社首任名誉社长。医术精湛，冠绝一时。2009年初，我们举办赵绍琴九十诞辰纪念暨学术研讨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教授曾致贺函，信中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对先生的家学渊源做了清晰的表述，其云：

著名中医药学家赵绍琴教授生于三代御医之家，学验俱丰，《礼记》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说明了临床经验累积和传承的重要；其父文魁公曾任清末太医院院使。赵绍琴老作为国手之后，御医传人，又曾师从御医韩一斋、瞿文楼，可谓学有渊源。我所整理的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中就收录了部分赵文魁先生的宫廷医案，共有320个诊次，约89份较完整的医案，其中有光绪帝、瑾妃的230诊，宣统的43诊，其他后妃、格格、太太的47诊；每份医案少则1诊，至多14诊，平均3.6诊，病症即或痊愈或减轻，其取效之速，不愧为御医国手。

陈可冀院士长期致力于清宫医案研究，并获丰硕成果。通过对清宫医案的深入研究，了解和评价清宫御医的学术和临床水平，对于北京中医学术传承脉络的梳理极具意义。

先生祖籍浙江绍兴，居京已八代之久，从曾祖父以下三代均供职于清皇室太医院为御医，家学渊源之深厚于此可知。先生自1934年起即继承父业，悬壶京城，后复从学于韩一斋、瞿文楼二位御医高手，尽得其传，所以先生是京都御医学派学术传承的代表医家。

韩先生一斋，清皇室御医，医学功力深厚，医技超群。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赵绍琴先生曾随韩一斋太夫子临床侍诊，抄录方案底薄，每日下午半天，从不间断，数年之间，积得临床医案数十册。韩先生之医案，医文并茂，案语工正对仗，一气呵成，读之酣畅淋漓，沁人心脾。先生视之为珍宝，悉心收藏。20世纪60年代先生在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工作时，曾秉烛夜读，研读整理韩先生医案，并结合自身体会，酌加按语，勒成一部，名曰《韩一斋医案按》。先生曾请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审阅，秦伯未先生阅后极为赞赏，认为韩老先生医案水平之高，为所仅见。先生原准备将《韩一斋医案按》付梓出版，公之于世，孰料十年动乱突至，书稿被抄，不知去向。先生家藏历代医书、善本秘籍、古玩异宝，在动乱中被洗劫一空，先生对此俱不在意，以为身外之物，弃之亦罢，唯独对《韩一斋医案按》的丢失念念不忘，以为未能为韩师留下学术传承的临床资料，为此而抱憾终生。其实，韩师的临床绝技已由先生传承并

发扬光大，韩师的治肝十法也由先生整理而传世。

瞿文楼，清末太医院医学馆等一名毕业生，曾任清末太医院八品吏目，中医理论底蕴深厚，临床效果好，新中国成立后，瞿文楼先生曾出任卫生部和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顾问。瞿先生是文魁赵公之门生弟子，曾受文魁公之托，教授少年赵绍琴学习中医，是赵绍琴的启蒙先生。瞿文楼先生奉师命受重托，悉心教授，严格督导，为赵绍琴先生打下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瞿先生为了教授赵绍琴，曾亲笔正楷书写李时珍的《濒湖脉学》（含小注），交少年赵绍琴背诵。后来，赵绍琴先生也效仿瞿师，亲笔书写《内经·素问》全文，并通篇背诵。直至晚年，赵绍琴先生对中医经典著作《素问》《濒湖脉学》等，连同文中小注，皆能诵背如流，中医之童子神功有如此者，真是令人惊叹不已。瞿先生不仅中医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善于将理论同临床紧密结合起来。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前后数年之间，赵绍琴先生以临床跟师学习为主，上午随汪逢春先生侍诊，下午随韩一斋先生侍诊，晚上则携一天抄录的处方底簿，来到瞿文楼先生家中，向瞿先生请教，由瞿先生对医案逐个评析解说，析疑解难。赵绍琴先生的学业由此而突飞猛进，良有以也。

瞿先生不仅理论功底深厚，其临床技能更非同一般。20世纪40年代末，有幼子患聚星障（即角膜溃疡），屡经中医眼科治疗不愈，后求治于一位德国西医眼科专家，竟被告知此眼疾已不可治，只能等待将来换一假眼球。悲痛之余，患儿父母携子向瞿先生求救，欲做最后一搏。瞿先生仔细察看了孩子的眼睛，曰：此寒凉太过，精气不敷上升，浊邪害清也，所幸根本未伤，尚可挽回。遂书一小方，三剂而愈。瞿老告诫云：凡治眼睛，须知不可太过寒凉。所谓“目为火户，不凉不瞎”是也。此病案为赵绍琴先生侍诊瞿老所亲见，记忆深刻，故曾屡向我等弟子讲述。瞿文楼先生专内科，而治疗此等眼科重症，竟获如此神效，可知中医理论普遍适用，原不分科也。

向先生传授真经的另一位高人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先生。汪先生乃吴门望族，早年受学于吴中名医艾步蟾老先生，壮岁携技来京，即拜于赵文魁太夫子门下，后悬壶京城，疗效卓著，与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齐名，并称北京四大名医。赵绍琴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侍诊汪老师学习临床，汪老师因早年曾执师礼拜谒赵公文魁太夫子，故对先生青睐有加，悉心教授，恒以师弟相称。20世纪40年代初，汪老师组建诊所，由众弟子轮流值班应诊，免费为贫穷患者诊治病痛。汪老师欲委任先生管理诊所事务，一些年资较高的弟子对此颇有微词，先生当时年轻气盛，难忍

委屈，托病在家。汪老师亲往探视，开方疗疾。翌日又亲笔书信一封，婉言相劝。信中写道：

绍琴师弟：昨午浴后，精神爽适，顺道至尊宅，明窗净几，室小而洁，余暇读书，诚佳境也。且尊居僻静，远世尘之气，更显清雅悠逸。余已年力就衰，所恨者少读书耳！明年花甲，拟将浮俗之事减少，与同学共同研究医学，考究经典。老而思学，不知此愿能达到否也！古人云：骄下者必谗上，利人用必为人所用，此乃千古不易之道。无论科学发达，凡属人类，必须理此道。帮离道必亡，人离道必败。弟当细味斯言，埋首自忍。……

真是肺腑之言，字字珠玑，殷切期待之情，跃然纸上。先生阅后大为感动，珍藏此信数十年，时时拜读，久而成诵，以此励志，不敢稍有懈怠。直至晚年先生多次向我等弟子讲述当时情景，依然感慨良多。汪先生擅长治疗湿热病，绝技冠绝一时，其精湛妙术，已由赵绍琴先生传承而发扬光大，汪先生地下有知，定当含笑九泉矣。

三、突破——在临床实践中创新发展

先生之治学，重传承，更重创新与发展。先生之学术成就，既在于传承前贤，更在于实践中创新。先生集家学与师传于一身，复经六十余年临床实践，不断验证，不断创新，在学术上有所发展而自成体系。

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温病学家，先生不但擅长治疗温热性疾病，而且对中医温病学理论有所发展。其对温病理论上的贡献完全是以大量的临床实践为基础，以解决临床问题为目的而不断探索的结果。先生结合自身大量临床体会和对中医温病经典理论的深刻理解，针对临床诊治温病过程中常常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独到见解。

清代著名医家叶天士所著《温热论治》，提出温病卫气营血治法历来是指导临床辨治温病的大法，但由于各人的理解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治法选择。例如，叶氏指出：“在卫汗之可也。”人们常常理解为温病卫分证可用解表发汗的方法治疗，以至于高等中医院校教科书《温病学》中也将辛凉解表作为卫分证的主要治法。先生认为，温病和伤寒在病机上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温病是温邪犯肺，伤寒是寒邪客表；在治法上的区别就是伤寒宜发汗解表，温病不可发汗。温病初起，误用发汗解表，则斑黄狂衄，祸不旋踵，故温病不可言表，温病不可发汗。清代医家吴鞠通早就有“温病忌汗”的警

示，那么，如何理解叶氏“在卫汗之”的含义呢？先生指出：叶氏所说的“汗之”不是方法而是目的。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肺主气属卫，外合皮毛，故外来肺卫之温邪，可通过清解肺卫，由皮毛汗出而解。因此，温病初起应以辛凉清解为基本治法，这一观点经过先生的反复论证，最终为高等医药院校统编教材《温病学》采纳，纠正了长期以来把辛凉解表作为温病卫分证基本治法的传统观点。

叶氏云：“到气才可清气。”清气法是温病气分证的主要治法，但临床上，卫分证和气分证并非像跨过门槛那样泾渭分明。针对临床上一些中医滥用清气寒凉之剂治疗高热证的弊端，先生指出要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清气法。先生认为，叶氏所谓“到气才可清气”有三层含义，一是当邪气未到气分之时不可早用清气法；二是当邪气尚未完全进入气分之时，不可纯用寒凉清气之剂；三是只有当邪气完全进入气分，方可用清气法治疗，但也要避免过用寒凉，防止凝涩其邪，而致邪无出路。先生治疗温病，特别重视给邪气以出路。他认为，叶氏所确立的营分治法“透热转气”不仅适用于温病营分证，也适用于温病的各个阶段，关键在于“透热”二字，即给邪气以出路，扫除邪气外透之障碍，自可邪透热退。先生对叶氏“入营犹可透热转气”的理解，使人如醍醐灌顶，拨云见日。先生的这些独到见解，不囿于前人成见，完全得自临床，因而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湿热病是温病中一大类病证，其发病率高，病程较长，治疗困难，缠绵难愈。昔年，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以擅长辨治湿热而闻名京师。先生从汪师学，尽得其传。不仅将汪老所传授的宝贵经验总结为辨治上中下三焦湿热病一十二法公之于世，而且在自身长期临床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针对临床辨治湿热病过程中常见的误治总结出四种救治方法，一曰湿阻，二曰凉遏，三曰寒凝，四曰冰伏。究其成因，不外湿热病误服寒凉，或恣食冷饮，湿邪被寒凉阻遏凝涩，所谓“寒则涩而不流”，气机阻滞，邪气深伏于里，闷乱昏蒙，呕恶腹痛，舌謇肢厥，诸证生焉。救治之法，视其寒凉凝涩之微甚，投以芳化、辛开、温通、透达之品，温通寒湿，解散寒凝，透邪外出，则病愈矣。先生所示之法，皆得之于临床实践，用之而有验，真造福于病家者。

中医学博大精深，其最深奥者莫过于脉学。近现代以来，中医脉学著作如凤毛麟角，中医临床之真正研究脉理者少之又少，中医脉学之精华濒于失传，并非危言耸听。先生的父亲文魁公供职清末皇室太医院为院使，长期为皇亲国戚诊病，所凭所赖唯有脉诊耳，故其于脉理尤为精湛，所著脉学遗稿一部，从未见之他人。先生独得家传脉学之秘，又经长期临床验证，于中医

脉理有了更加深刻的独到体会。临床凭脉辨证，料病如神。尝有妇人年四七，月经稀少，婚后多年不孕，先生为之调治半月即孕。后妇人请先生为之断男女，先生脉之曰：是男孩儿。妇人戏言：我喜欢女孩儿。先生又脉之良久，曰：恐不能如愿，必是男孩。后果如其言。

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将家传脉学遗稿整理补充，著成《文魁脉学》，公之于世。书中颇多创见，其著者如提出诊脉八纲（浮、沉、迟、数、虚、实、气、血）和诊脉四部（浮、中、按、沉），皆是别出心裁，与旧说大不相同，而皆切于临床应用。传统的诊脉八纲（浮、沉、迟、数、虚、实、滑、涩），是指八种脉象，称之为纲领脉，而先生所提出的诊脉八纲（浮、沉、迟、数、虚、实、气、血）是指八类脉象，浮、沉以病机之趋势言，迟、数以病性之寒热言，虚、实以邪正之盛衰言，气、血以病位之浅深言。以新的诊脉八纲统领二十八脉，可收到脉理明晰、纲举目张之效。先生所提出的诊脉四部（浮、中、按、沉）较之传统的三部（浮、中、沉）诊脉法增加了“按”部，在温病诊断中，以浮、中、按、沉分别对应卫、气、营、血；在杂病诊断中，以浮、中应标证、现象，以按、沉应本证、实质。这样就使得中医的诊脉在深浅层次上更加精细，更加符合临床实际。先生之脉学特点是特别注重辨析并详细辨析相兼脉象的主病意义，在《文魁脉学》中，详细辨析了临床常见的相兼脉象及其所主病机840余条，具有较高的临床指导价值，堪称现代中医脉学著作之佼佼者，先生为中医脉学的现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先生致力于慢性肾病的临床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把温病的卫气营血理论运用于慢性肾病的临床辨治，以凉血化瘀为大法，配合控制饮食和运动锻炼，进行综合治疗，疗效十分显著。在大量临床实践所验证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讨，突破旧的传统理论的束缚，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新观点。先生率先提出慢性肾病应从血分论治、慢性肾病非单纯肾虚论、慢性肾病应忌食高蛋白论、慢性肾病宜运动锻炼论、慢性肾功能衰竭可以逆转等一系列学术创新之说，在肾病理论研究领域居于领先之列。例如，慢性肾病尿蛋白和进食高蛋白食物的关系，按照传统观点，慢性肾病患者出现重度蛋白尿时，应进食大量高蛋白食物以弥补大量蛋白质的流失，这一观点是早就写在现代医学教科书中的。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反其道而行之，在临床上采用低蛋白饮食配合慢性肾病的治疗获得较好效果，并提出了丢蛋白忌蛋白的新观点。国际上80年代始有报道，用动物实验低蛋白饮食有助于减少尿蛋白的流失，国内只是在近几年才采纳这一观点并用于临床，先生所提出的丢蛋白忌蛋白的观点早于国际

十多年。

先生的肾病理理论与方法，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在临床上得到了完全的验证。患者许某，年四十余，20世纪80年代中患肾功能衰竭，当时，血肌酐已超过5mg/dl，西医建议尽快进行血液透析，或实施肾移植，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患者于1985年求治于先生，先生为其制定了一个以内服中药凉血化瘀为主，配合饮食控制和运动锻炼的综合治疗方案。由于患者能够谨遵医嘱，积极配合，坚持治疗，十余年来，病情保持稳定，患者得以正常上班工作。经治西医觉得这样的效果有些不可思议，认为这是一个特例。先生去世后，该患者因遭遇意外的变故以致病情恶化，住进某大医院，经会诊认为非行透析或换肾不可。患者鉴于先前的治疗经历，遂来北京中医药大学肾病会诊中心就诊。根据患者的现状，我们在先生的肾病理理论指导下变通施治，经过近一年的治疗，不仅使患者转危为安，而且使其血肌酐数值下降到了十几年前的水平。近几年来，北京中医药大学肾病会诊中心继承发扬先生的肾病理理论和辨治方法，救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危重肾病患者，以大量的临床实践验证了先生关于慢性肾病理理论的正确性。

先生从医六十余年，其临床特点，在诊断方面，注重合参脉、舌、色、症，去伪存真，以求辨证准确。先生尝言：脉、舌、色就是中医诊断的客观指标，一定要把脉、舌、色、症结合起来进行诊断，才能做到辨证准确。中医辨证的目的，是为了准确地把握病机。在明确病机的前提下，先生又特别重视立法，即针对病机确立治法。先生认为，一病必有数证，每证各有其病机，所立治法必与其病机丝丝入扣，遣方用药才能有效。先生所著《赵绍琴临证400法》汇集临床常见病证治法处方400余种，以法统方，用药少而精。以治法为指导，遣药组方，不过七八味，看似平淡无奇，却能愈疑难重症，真有四两拨千斤之效。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中医学大家秦伯未就曾盛赞先生“平正轻灵”，这是对其医术、医德、医风的生动写照。先生医德高尚，心怀仁慈，志在普救生灵。凡有病痛来求治者，不问贵贱贫富，一视同仁，精心调治。常有疑难重症患者，多方医治未效，辗转前来求治，经先生精心诊疗，无不应手而效，充分彰显了中医国手、苍生大医的高超医术。

四、论文——书满精彩的华章

先生一生诊务繁忙，教务繁忙，治病救人，培育后学，夜以继日，无暇休息。然诊余教余，笔耕不辍，发表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论文近百篇，撰写出版了多部系列学术专著，在现代中医学学术发展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页。

2012年1月，正值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赵绍琴名家研究室编辑整理出